

景定建康志卷之四十七

承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古今人表傳序

崇厚風俗表章人材此南軒先生修志之訓也建康
牧守既表于志之前矣若古今名德生於此居於此
職於此基於此祠於此封於此者皆不容泯也因思
漢史有古今人表潤志有耆舊寓公傳乃倣斯列表
其人于志之後復傳其事於表之後傳凡十一曰正
學二曰孝悌三曰節義四曰忠勳五曰直臣六曰治
行七曰耆舊八曰隱德九曰儒雅十曰貞女表以迹
而傳以品有表而不必傳者有傳而不必表者有表
傳所不及者見之拾遺皆以寓崇厚表章之意云

大日廿二
小八十五

建康志卷四十七

古今人表 己入表志題
名者不復錄

生於此 居於此 職於此 墓於此 祠於此 封於此

范蠡越上將左伯桃 溧水縣南 羊左廟 哀伯桃
軍築越城 羊角哀 貞義女

甄邯後湖側

劉敞丹陽侯
劉纏秣陵侯
劉欽溧陽侯
劉畢溧陽侯

漢西

周

東漢

史顥崇子 嚴光結廬 潘乾為溧 史崇溧陽 史祖廟 崇史氏自崇
史茅顥子 溧水 陽長 蔣子文秣 許光句容 蔣帝廟 文子至澤世為
史洽茅子 史崇世居 陵尉 溧陽侯 陶謙溧陽
史澤洽子 溧陽
史鉉澤子 許光居句
史嵩 崇裔容

吳

陶璜 是儀臺城
朱治 西 張昭長干
朱然 治子 陸機秦淮
朱績 然子 北 葛元句容 西南
陶璜 是儀臺城
朱治 西 張昭長干
朱然 治子 陸機秦淮
朱績 然子 北 葛元句容 西南

晉

紀瞻 王導 劉超句容 山簡覆舟 卞將軍 壺 戴淵秣陵
薛兼 謝安 顧昌 魯勝山之陰 謝將軍 元侯

大の 小の 乃の 十三

建康志卷四十七

二

張闔 紀瞻 並建康令 王祥城西 梅將軍 頤 王俊永世
許邁 並烏衣巷 諸葛恢臨南 王導 謝安 劉侯
陶回 郟鑿青谿 沂令 謝安 梅頤 琨祖 逖 顧榮
王諒 上 王舒 溧陽 岡 卞壺 冶城 攸周 訪 應詹
樂道融 謝尙興嚴 令 紀瞻 句容 戴淵 周顓 司
甘卓 寺 阮裕 溧陽 衛玠 新亭 馬承 卞壺 郗
許穆 謝萬 長樂 令 陶潛 鎮軍 顏含 靖安 鑿陶 侃 溫 嶠
葛洪 橋東 參軍 道 秀 庾亮 劉超 鍾
更萬壽 王僧虔 馬 袁瓌 丹楊 史萬壽 史 雅 相 夔 陸 暕
史爽 糞巷 袁瓌 丹楊 史萬壽 史 雅 相 夔 陸 暕
史光 謝元 土山下 令 爽 史光 史 憲 史 雅 呂 孔 愉 孔 坦 何
史憲 吳隱之 城東 游 呂 員 馬 王 述 王 彪 之
史雅 許穆 雷 平 山 訓 並 溧 陽 王 坦 之 相 沖 謝 石 謝 元 陶 潛 並 附 元 帝 廟

宋

雷次宗鍾鮑昭秣陵謝濤建康雷徵君款
山西巖令
周續之鍾顧憲之劉謝惠連上
山秀之張永元縣
檀道濟青陸徽江秉
谿北之沈浚並
何尚之南建康令
澗寺側鄭襲江乘
謝幾卿白令
楊之石井臧燾臨沂令

齊

諸葛穎
劉係宗

周顒鍾山褚球溧陽
西巖令

劉貞簡
陶侍讀景宏

六二
少

建康志卷四十七

三

陶宏景

劉瓛檀橋王擒王沈
蕭坦之府並秣陵令
城東劉元明劉
陶宏景茅係宗賀道
山方鍾岷蕭
懷蕭誕並
建康令

梁

紀少瑜
陶子鏘
陶季直
丁咸序
張松

朱吳
沈約
伏曼容
伏挺
范雲
淳于亮
盧郢
並居建康

樂法才傅
葛府句容
陶宏景司
容雷平山
周宏正
昭明太子統
杜龕溧陽
侯

陳

馬樞茅山劉沼司馬王僧辯方
周韶方山申並秣陵山下
江總青谿令

駱文牙土蕭引張雉
山才阮翹並

扈謙上元建康令
縣明仲璋臨

孫瑒青谿沂令

唐

許叔牙
張常清
崔芋
劉鄴
史務滋
史寔

韋渠牟
鍾輻
並居鍾山陸該岑仲史務滋溧孟參謀郊
王通寶叔顏尙書來
向白季康蘇鄉
休並溧水陽縣
令柳均李寂

顏尙書嶺
李翰林白
杜伏威吳王
史務滋溧陽
縣子
顏真卿丹
陽縣子

大の
カニヤハ

許淹

建康志卷四十七

四

鄭宴並溧
陽令
楊於陵句
容簿
宋隣孟郊
並溧陽尉
王昌齡江
寧令

唐南

李建勳鍾
山康仁傑溧
陽簿

李司徒勳
潘內史佑

孫晟鳳臺張知白句
山容尉

徐鉉攝山

宋朝

潘溫之 錢時敏 李朝正 錢周材 史思賢 刁術 邵必 陳克 李華 錢叢 潘祺 吳柔勝 洪遜 朱舜庸

閻彥昭 曹彬昇州 呂宣問 行營統帥 並居溧陽 李及昇州 觀察推官 王安石半 程顯上元 山寺 蔡寬夫在 主簿 今貢院 虞允文督 劉岑溧陽府 參謀 陳己竹街 張杖督府 汪膠汪瀛 機宜 並笄橋馬之 純運 管

楊邦父南門外 楊忠襄 邦父 姚察使 興 曹武惠王 彬 張環長寧鄉 周元公 敦頤 管元善蜀鎮 程純公 顯 楊宗閔鍾山鄉 程正公 頤 葉祖洽宣義鄉 張忠定公 詠 錢周材燕山 李恭惠公 及 王德鍾山 包孝肅公 趙 李邈青龍山 楊文靖公 時 王瑋鍾山鄉 鄭介公 俠 盛新武岡山 李文定公 迪 錢端修溧陽南 傅獻簡公 壽 張保鳳臺鄉 呂忠肅公 亮 趙彥金陵鄉 李莊簡公 光

六二 小のるナス

建康志卷四十七

五

錢元英溧陽 張忠獻公 浚 張孝祥上元 張宣公 棧 張保鳳臺鄉 呂忠肅公 趙士岍句容 楊忠襄公 邦父 崔敦詩溧陽南 朱文公 嘉 李朝正溧陽北 周文忠公 必大 董平溧陽北 趙忠簡公 吳正肅公 柔勝 李處全溧陽 陳正獻公 魏良臣溧水 黃尚書 度 王端朝溧水 劉忠肅公 珙 程孫清涼寺 馬少師之純 丘樞密 眞文忠公 德秀

正學傳

明道先生程子

諱顥字伯淳其先河南人年十五六

時奉父太中公

諱

之命師事濂谿周先生聞其論道

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辯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先生自弱冠應詔中進士第官始於主簿終於宗正寺丞嘗主

江寧府上元簿蓋其再調也上元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搖止其事旣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他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尙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爲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

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
塞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
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槁久矣民將何食救民
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
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
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計留然後請於府
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飢已數日矣先生
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日卽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
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已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

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
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
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
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
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
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祥符
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
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
邑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

爲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
民子弟不敢畜禽鳥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
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
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
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
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施設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
爲綱條法度人可効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
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先
生自上元移澤州晉城令尋以呂公著薦授太子中

允權監察御史裏行

神宗素知先生名期以六

用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
不飾辭辯獨以誠意感動人主嘗言人主當防未萌
之欲 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時王荆公安
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爲 神宗陳君道以至

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荆公寢行其說先生意多
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
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寢
衰荆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

與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爲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矣先生言旣不行懇求外補 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 神宗命執政除以監司復上章日請罪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罷尋與外任雖在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下興衰 哲宗聖政方新賢德登進先生特爲時望所屬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恨惜

先生資稟旣異而克養有

大行十六

建康志卷四十七

九

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胷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闕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辯而不問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觀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嚮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子三人端懿端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竝墓誌

懿端本元豐八年十月葬於伊川先塋太師潞國公文彥博題其墓曰大宋明道先生程君伯淳之墓

川伊

先生表其墓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乎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後世無真儒天下買買焉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人天不憖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沈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為功大矣於是帝師采興議而為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嚮然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道之名亘萬世而長存

晦庵

先生徽國文公朱熹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

斯普嘉定中賜諡曰純臧格議曰壽濂谿之脉吾道賴以復傳者有二程先生在

六子十一

建康志卷四十七

十

載惟二先生天分不齊及其體道成德則同歸一致有司濃節惠之典未免從而區別然二先生所得之妙又豈容以差殊觀哉謹考伯淳先生窮理盡性開示後學潞國太師叶之公言以表其墓曰明道先生夫道之不明天實憫之今茲篤生賢哲資稟特異天意固有其所屬矣居洛十年充養備至融會貫通內外洞徹人見其氣貌肅然不敢即也而和氣充浹睟面盎背遽色厲辭亾有也人見其接物粹然若可易也而望之崇深截截乎規矩準繩不敢慢也局度清越世故若將浼焉而克勤小物雖鄙賤猥瑣弗之憚也立言灑落近而易知扣之則無窮出之則愈新也切議先生者所見自不一而不知先生道積于中固純乎而弗雜也抑嘗究極先生所以用力之地矣謂心不可以一事留謂學不可以一善止有適有莫戒其非天地之全客氣未消防其為義理之勝以至去新學之支離非釋氏之不相聯屬忌學者之先立標準斥記誦之玩物喪志蓋圭角少露皆先生之所不予若訓不息為生則曰中無間斷推明易理則曰敬無

間斷純亦不已此天之所以為天也先生妙造精義
渾渾無涯其體純盡在是歟異時身居御史不
字以懲詆訐之失元祐羣賢悉起散地先生獨有憂
色使之一時遊其門者日遊乎寬平樂易之中而無有
禍哉一恹恹迫無聊之態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故
枯槁憔悴感迫無聊之態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故
得先生之敬者非顯道之誠篤則公揆之端厚
方重得先生之敬者非顯道之誠篤則公揆之端厚
簡易平淡誠以先生會道之全備隨其所得者固已
足名世矣按諸謚法中正粹精曰純伊川先生狀其
行曰純粹如良金石本中摭諸先賢之論曰溫然純
粹張宣公嘗為之贊亦曰會其純全今謚以純庶足
以賓其實當先生既沒門人學子相與推尊稱美其
間固有不同者夫以親見而師之既無異教必無異
辭特以先生道大未易稱故各用其所知者以名之
使其有得乎純之說雖生乎百載之上又安有異辭
乎樓觀覆議曰嘗觀明道先生有言曰仲尼元氣
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之又曰仲尼天地

小の九五

建康志卷四十七

十一

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氣象也先生之
品藻聖賢區別於片言隻字之間儼然如在其左右
也然則今之議先生之謚者烏可泛然而贅為之說
乎博士謚曰純公豈有得於春生而為和風慶雲者
乎及觀伊川先生狀其行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
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
信斯言也論淳祐初詔曰明道初元天於河南篤生
之以純曰宜

大賢是似顏子故任承議郎宗正寺丞謚純程顯德
性粹甚天理渾然由明而誠有過化存神之妙自體
達用有綏來動和之功使得相於熙寧蒼生之福未
艾朕每追惜之然誦其遺書如有用我期月而可直
足以開萬世之太平也爰躋從祀仍錫追封以示褒

崇可特封河南伯

南軒先生張子

諱栻字敬夫故丞相魏國忠獻公浚

之嗣子也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公浚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又命往從南嶽胡公仁仲先生問河南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卽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仁仲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奮厲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既深遠矣

大ニヤのナ

建康志卷四十七

主

而猶未敢自以爲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學之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之所造深者益深遠者益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己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爲也少以蔭補右承務郎辟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秘閣是時 孝宗新卽位慨然以奮伐仇虜克復神州爲己任忠獻公浚

亦起謫籍受重寄開府建康叅佐皆極一時之選而公以藐然少年周旋其間內贊密謀外叅庶務其所綜畫莫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始得見 上卽進言曰 陛下上念宗社之讎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也誠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焉無使其或少息也則不惟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千古因循之弊亦庶乎其可革矣上異其言蓋於是始定君臣之契已而忠獻公辭位去用事者遂

罷兵與虜和虜乘其隙反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然廟堂猶主和議至勅諸將毋得以兵向虜時忠獻公已卽世公不勝君親之念甫畢藏事卽拜疏言吾與虜人乃不其戴天之讎向來 朝廷雖亦嘗興縞素之師然玉帛之使未嘗不行乎其間是以講和之念未忘於胷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爲羣邪所誤以蹙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深察此理使吾胷中了然無纖芥之惑然後明詔

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虜不難却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成哉疏入不報後六年以補郡臨遣見上首進明大義正人心之說明年召還 上問曰卿知虜中事乎公對曰不知也 上曰虜中饑饉連年盜賊四起公又對曰虜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中之事則知之詳矣 上曰何事公遂言曰臣竊見比年諸道亦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仗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顯絕虜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 上爲歎息褒諭以爲前未始聞此論也其後又因賜對反復前說 上益嘉歎面諭當以卿爲講官冀時得晤語也時還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公感 上非常之遇知無不言大抵皆修

身務學畏天恤民抑權倖屏讒諛之意至論復讎之
義則反復推明所以爲名實之辨者益詳於是宰相
益憚公而近倖尤不悅遂合中外之力以排之而公
去國矣蓋公自是退居三年更歷兩鎮雖不復得聞
國論而蚤夜孜孜反身修德愛民討軍以俟 國家
扶義正名之舉尤極懇至於是 天子益知公可用
嘗賜手書褒其忠實蓋將復大用之而公已病矣病
亟且死猶手疏勸 上以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
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以清四海克固丕圖爲言

若眷眷不能忘者寫畢緘付府僚使驛上之有頃而
絕嗚呼靖康之變國家之禍亂極矣小大之臣奮不
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
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
不克卒就其業然其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
神而不可誣也公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旣
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
決無毫髮滯吝意以至疾病垂死而口不絕吟於天
理人欲之間則平日可知也栻常有言曰學莫先於

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廣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公在建康幹父謀國之暇嘗游城南天禧寺竹間愛其清邃掃室讀書名曰南軒後人因建祠焉**朱文公贊**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切汲汲乎其幹父之勞屹屹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

大正四一

建康志卷四十七

六

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旣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尙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按此贊用湖海一世之豪蓋乾淳間

學士大夫有不知朱張二先生者以湖海豪目之故南軒別文公詩曰盡收湖海意仰希洙泗遊而文公贊南軒亦有此語門人嘗以爲問文公曰吾始見敬夫時吾豪氣未除者頗多敬夫嘗以此見規故敬夫與吾詩有妙質貴強矯之語後數年吾力行敬夫之言豪氣頓除而敬夫豪氣猶有毫髮未盡去也氣質之難化也如此哉上元尉翁泳聞於其師蔡節齋文公作南軒碑終之以求仁得仁與文公再祭南軒文相表裏文公許南軒嘉定八年賜諡曰宣
孔熒議曰傳道之意備見於此
宗爲國世臣起千載絕學負四海重名功業未究中道以沒于今三紀矣易名之典久未克請維時帥臣

列其事于朝上即報可所以尊道崇化也天光下臨
雷厲風動豈容拘常襲故實謙名浮者所可同日道
哉公丞相魏國忠獻之嗣子五峯先生胡公之門人
也鍾美萃靈英特邁往親承忠孝之傳講切義理之
學慨念孔孟既沒正論淪鬱言道德者溺虛無尙功
利者急變詐儒者功用泯然無見於世去古愈遠流
靡日激宋興百年河南二程始唱明道學開迪人
心由是聖賢不傳之緒賴公復續然俗之久安者難
變理之僅明者易微公爲此懼毅然以斯文爲己任
采摭遺書尋繹精義居敬窮理以立本開物成務以
致用其學極於廣大高遠究其歸則不離於簡易篤
實故凡見之言語文字之間職守事功之會無非爽
■明白務實求是謂克己復禮顏子所以爲百世師
也作希顏錄早夜以自警謂仗義履正諸葛忠武所
以爲三代佐也作武侯傳文爲之記爲之贊先漢人
物獨許董相以知學若趙營平之爲國遠慮尤拳拳
焉則其講學之精微趨向之純一識者有以知其心
孝廟初元銳意規恢建置督府公參贊機幙間以

小史

建康志卷四十七

七

軍事入奏爲上開陳正名復仇大義慷慨激切及爲
郎賜對申演前議乃在實於修德實於立政實於備
禦而無取乎徒假其名經筵勸講援古證今願上以
三代之治自期其論高矣至條舉治要不過曰宅心
爲萬事之綱修身爲天下之本上稽天理下從人欲
見於行事者皆至公務實而已三復至言其視帝王
盛時元臣碩輔所以識達國體啟沃君心者異世一
轍公自以蒙被殊知圖惟補報奮不顧身盡言無隱
如指切發運苛歛之病民力排樞筦除授之非據英
詞勁氣至今凜凜直道難行毀言日至公不得久內
矣越數歲天子深思其賢俾臨蕃屏公誼存報主
所以復于上者必欲以撫存安靜爲本及制置荆南
也首以凡事務實不但空言見義則爲不敢願避諄
諄爲上言之惟誠於爲民若保赤子誠心求之不
墜聖賢之訓故洵更二鎮凡民事利害休戚博采周
咨惟恐不及如鹽筴如馬政如義勇如弓弩手究見
本末立奏罷行曾無留滯必使封圻之遠閭閻之細

悉徹黠聰上亦嘉其忠實璽書勉勞有志大用而公屬疾矣病亟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其愛君憂國至公血誠雖死不忘某讀公遺編至此廢卷永歎竊謂公平生大節所以蔽天地而不慚質鬼神而無疑者其學自不欺始蓋理之實然者謂之不欺公能存此心充此理任重道遠日進無疆自然講於己者為實學復於君者為實德建於民者為實利篤志明善以知之鞠躬盡力以行之夫是以天下無不可為之事臨事無不可成之功而儒者有益於人之國信矣夫唐人有言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其斯之謂歟謹按謚法體和居中善聞周達曰宣公沈涵道真見理昭徹秉德制行渾然天成非體和居中乎人宗其學家藏其書君信其言民孚其惠非善聞周達乎節行壹惠請謚曰宣○楊汝明覆議曰惟公之學根原於中庸大學之奧旨參訂於濂谿二程之微言漸漬於忠獻之純忠發揮於五峯之師說豁此心於天地充其仁於萬物辨之明毫釐必計行之力食息弗違故其在講筵

小七七九

建康志卷四十七

六

在宰屬猶是心也在州郡在藩鎮猶是心也今觀其所言悉可槩見知上有尅復神州之志則以稽古親賢為請知廟堂有和戎之謀則以悅人心充士氣為言其補外臨遣則請先務實以修德立政用賢養民論史召還奏對則請先務實以修德立政用賢養民論史正志為發運使則斥其病民之實論張說僉書樞密則懼其激武臣之怒在靜江則變漕司抑賣州鹽之弊法申諸州按習效用之令息洞酋之譁革綱馬之弊在江陵則嚴盜賊之禁結諸將之歡正淮民出塞之罪行義勇量取之法考致要歸無不自所學流出經曰天不愛其道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於天道固天之道天不輕以授人自周公孔子以至孟子厥後罕傳雖間有經生文士性理是談體用未明或相矛盾宋興百年濂谿二程發明於前呂謝游楊扶持於後義理貫徹復出前儒公與晦庵朱氏出而嗣之相為師友於是演迤溥博不闡於世得其大者足以名當世得其小者亦足善一身考論淵源所自公力居多今晦庵朱氏已謚曰文公沒三十六年始議其謚

時則後矣謚之曰宣尚與朱氏相參用見羽翼孔門之意謚法體和居中善聞周達曰宣公之明理謹獨學精行成是謂體和居中公之德言俱立君信民孚是謂善聞周達述古以驗今博士議是請從謹議

景定二年正月

皇太子釋奠于國學奏請以南軒張栻及東萊呂祖謙從祀大成殿

上從之

西山先生真氏諱德秀字景元建寧人也少年中進士第尋召試博學宏辭後歸遷陽盡讀朱文公諸書發揮天理人心之妙蓋有及門而不盡得者誠意實

大正四十七年
小八十八

建康志卷四十七

九

德見者心服嘉定八年江東大旱公爲轉運副使濟人之政皆以身當其勞拯荒其一也合本道義倉及轉般米數十萬斛而厚其積因戶部罷夏稅之請以蠲其征取郡縣官及寓公之賢以覈其實大家勿勸分貧者糶乏者濟已甚者輦粟賜之病者載藥與之本之以河北救災之議行之以青州之政櫛風沐雨遍走二郡不足則開寄納倉出官錢糶之吳中又不足則以翰苑橐中金益之不忍留都之不及則發私財以賑贍之訖事民益急則轉糶爲濟賴以全活者

數十萬計廣德守臣附會時好劾教官以問公引咎以白其冤禱雨白鷺洲應如響迄以稔告捐金粟建明道書院設教一本於程子由是士知講學公嘗驛奏推本

寧皇之仁一似仁祖而羣臣般樂怠傲不異政宣者十事語意剴切上爲感動初公涉三館侍螭坳入玉堂論事上前皆本仁義皆關君德治體切於君子小人之辨使虜不達則亦嚴中國夷狄之分中外想聞其風采其後守泉南帥豫章長沙三山惠民平盜尤多善政外夷讐服天下唯恐其不入相更化立朝發明大學得失與盛衰治亂存亡之義上爲詔讀校文入奏懽然接納將舉國聽之而公薨矣自濂谿而下六君子扶持道統者皆未得顯位于時惟公續斯道之脉晚始嚮用世皆以堯舜君民望之命參大政不及拜朝埜莫不悼惜今其著書立言存於世者羽翼考亭與其書而竝傳焉贈太師諡曰文忠

或問十傳首正學何也應合曰程子嘗謂道統不傳則百世無善治道學不明則千載無真儒故能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心者爲正道能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道者爲正

建康志卷四十七

主

學周子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
 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此也其所謂繫不亦
 大乎傳首正學不亦宜乎或又問曰子常記青
 谿先賢祠曰河南純公龜山文靖公南軒宣公
 紫陽文公西山文忠公龜山文正先生不
 道而文公所傳止及其三而龜山紫陽二先生
 與焉詳於所傳而略於祠已何也應合曰記與傳各
 有體記為祠作也祠則已何也應合曰記與傳各
 作也郡嘗有迹傳則列之祠有則述之祠不
 書則疎郡無其迹而郡志有傳則泛有如龜山
 紫陽二先生之道天下共尊之豈待建康有傳
 而後知建康志傳為一郡而作非為天下而作
 二先生之事迹偶未著於建康則不敢列於建
 康之傳與程張真公三先生嘗有政於此者
 不同也或又問曰文公嘗持漕節入建康之境
 深陽而子謂二先生無迹於此邦何也應合曰
 文公雖嘗授漕節寔未供職未入建康之境青
 谿之所以祠公者非以為漕之故徽州公所居

南康公所治皆在江東所部之內揭虔安靈以
 起邦人景行之思祠之宜也建康郡志之有傳
 蓋書其有迹於建康者耳徽之居南康之治則
 於建康志不相干也至若楊文靖公之居於溧
 陽終於溧陽雖見於舊志之所載而未敢以為
 信按龜山先生本出宏農五世祖唐末避地閩
 中寓南劍州之將樂縣因家焉先生既歿之後
 有大盜過其門而不入即將樂之居也未嘗聞
 有遷居之所年七十時常監常州市易務常州
 地近溧陽謂嘗經從此邑恐或有之謂其常居
 此邑則不可信自市易秩滿召為秘書為著作
 為諫議為給事中其後丐去奉祠年八十三以
 疾終于正寢葬于將樂之西山胡文定公誌其
 墓者不誣也而舊志乃謂先生終於溧陽又不
 可信墓誌及呂舍人所撰行狀皆言先生有子
 五人曰迪曰迥曰適曰造未聞有所謂杭
 者舊志乃謂先生之子名杭為編修者家於溧
 陽杭之孫慶嗣嘗請建康鄉舉使先生果又有

一子名杭墓誌行狀何緣不書以胡呂二公所
書為信則溧陽志所書皆不可信今若信舊志
之說以龜山嘗居溧陽而存其傳於建康則是
疑胡呂而誣龜山矣應合所不敢也然縣志所
載亦必有說未詳其故姑闕所疑後
之君子儻有考焉宜有以折衷之

景定建康志卷之四十七

大十
小百〇九

建康志卷四十七

三